

试析麦家小说《人生海海》

(埃及)穆罕默德·谢赫

提 要: 麦家的长篇小说《人生海海》自出版以来受到了读者的广泛关注。麦家选择以自己的故乡浙江富阳作为故事背景,借用少年“我”的独特视角,讲述了“我”对“上校”的身份以及其传奇经历的窥探,展现了“上校”艰苦一生中卓越的道德品质,书写了一个时代的变迁。作者以简洁明了的语言犀利地拷问了人的灵魂和人性,揭示了绝望中亦能诞生幸福的人生真谛。本文将从《人生海海》的写作缘起、“上校”其人、“上校”其事、《人生海海》的叙述视角、《人生海海》的叙事结构五个方面出发评麦家小说《人生海海》。

关键词: 《人生海海》; “上校”; 叙事

An Analysis of Mai Jia's *A Wavy Life*

Mohammed Anwar Elshikh

Abstract: Since its publication, Mai Jia's full-length novel *A Wavy Life* has received widespread attention from readers. Using his hometown Fuyang (in Zhejiang) as the background of the story, Mai draws on the unique perspective of a teenager, "I", to tell the story of peeking into the identity of the Colonel and his legendary experience. It shows the outstanding moral qualities of the Colonel in his hard life and depicts the changes of an era. The author's simple and clear language sharply interrogates the human soul and humanity, revealing the essence of life that happiness can be acquired even in despair.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will review Mai's *A Wavy Life* from five aspects: the background of writing, the Colonel's personality, the Colonel's life, the novel's narrative perspective, and the novel's narrative structure.

Keywords: *A Wavy Life*; the Colonel; narration

一、写作缘起

长篇小说《人生海海》是麦家用时8年的心血之作。麦家曾发表《解密》《暗算》《风声》《风语》《刀尖》等一系列长篇小说，他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中国当代作家之一，2008年他凭借《暗算》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他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出版海外，并获得了许多奖项。比如英文版《解密》2014年被《经济学人》评为“年度全球十佳小说”，2017年被英国《每日电讯报》评为“史上最杰出的20部间谍小说”。基于麦家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开启了中国影视行业“谍战片”的新风潮，麦家更是被称为“中国谍战小说之父”。

不过麦家认为虽然谍战题材塑造了他并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名声，却一定程度上也伤害了他的文学追求与抱负。因此在2011年完成《刀尖》之后，他觉得“谍战”那种题材，他已经写到了一定高度。他认为继续写下去，不是不可能，但难免重复。

《人生海海》是麦家试图告别过去的“特情”或“解密”之类的小说，重新回归乡村和童年的选择，也是对自己童年的一种怀想。应该说，这部小说从写作的思路和“形式上”，确实表达了他文学创作的新里程。

《人生海海》围绕着一个身上带有很多谜团的上校展开，以一个十岁小孩的视角来叙事，层层扒开人身的秘密及其过程，讲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中，上校、爷爷、小瞎子等各人的命运选择。在其本质上，是一部讲述故乡与人心的小说，刻录着两个字：“热爱”。

关于写作这部小说的原因，麦家在

《人生海海》的腰封上解释道“我想写的是在绝望中诞生的幸福，在艰苦中卓越的道德。我要另立山头，回到童年，回到故乡，去破译人心和人性的密码。”

这部小说的故事蓝本源于麦家童年的一件小事。那年，麦家还只有十一岁。一天下午，他与同学一起到生产队劳动，远远地看到一个老人，老人正在挑粪，看起来十分落魄。一个稍大点的同学告诉麦家，别看那人现在生活窘迫，那个人其实上过抗美援朝的战场。而且，他在打仗的时候……男人最重要的地方受了伤。这件事在麦家少年的时候，萌生这一个形象。从那之后，这个人就一直生活在麦家的脑海里面，像颗种子，种在他的心里。而这后来也成为了《人生海海》故事的核心，成为了《人生海海》中上校极力守护的那个秘密。

从《人生海海》叙事结构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作者创作故事上的几条线，也是他写作缘起的重要依据：

一是麦家小时候，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有时受到老师和同学的嘲讽和“歧视”，不敢和人说话。他曾记录过自己这样的故事：在课堂上，对冬天，雪花飘着。他想关窗。老师问，是不是冷，他说是的。老师带着讽刺的口气说：你头上那么多顶黑帽你害怕冷吗？童年的麦家是不太幸运的，因为童年的不愉快经历，选择把写作当作自己逃离和治疗的方法。在这部小说中，他就试图重回故乡与童年，以此解密开自己内心深处的心灵密码。他自我解释说，我的写作一定意义上来说是一个被童年困住的人在试图逃离童年。要逃离这个农村，必须要有英雄气质。

二是小说选择上校这个特定人物，其

实，也没有脱开他写碟片的“习惯性”。他的谍战片写的如此之好，上校的经历似乎也印证了一个相似谍战片人物的传奇，会让他的整个作品走到一个得心应手的情节思路上。

三是关于父亲。事实上，麦家对父亲的印象是他生活中的一个“伤痛”。例如，12岁时麦家和三个同学打架，原因是他们辱骂了父亲，为了父亲的尊严。他以一对三，被打的得很惨，结果是父亲当着同学父母的面，给了他两耳光，据说受伤的鼻子都被打歪了。麦家不掩饰自己对父亲的憎恨，甚至不再理会父亲。几十年以后，当他想到回乡看望父亲时，父亲已经得了老年痴呆。这个时候，无论是爱与恨，还是忏悔与和好，都做不到了。在麦家的作品里，倒是让我们读到了他父亲“真实”的某些影子。

《人生海海》这部小说，用了一个似乎还有些遐思的名字，我们的生活就像大海一样，有时风平浪静，有时波涛汹涌。人生的起起落落、浮浮沉沉就如同复杂多变的大海，无法预估，也无法逃离。在种种起落浮沉中，我们经历生活的酸甜苦辣，一步步找寻自己与人生相处的方式。麦家沉淀了八年，写了五年，将自己对于人生的感悟和释怀揉进了一个精彩传奇的故事之中。选用“人生海海”作为书名也是如此，不想告诉你这个故事想表达什么，只希望你能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部分，有所思考，有所感悟。成年人可以读一读这本书，和自己和解，与过去和解。在有足够的阅读能力后，孩子也可以在这本书中，品味到不一样的未知人生。

麦家写《人生海海》是创作的一个转型，思考一个人们更为关切的问题，人生的热爱与方式。整个故事叙述的迂回正好

说明了这一点。一位原本风光无限的“上校”，一生赢了无数战仗，最后却败给一个小小的秘密。故事围绕这个秘密展开，在守护欲和窥探欲的对抗中推进。离奇的故事里藏着让人叹息的人生况味，既有日常滋生的残酷，也有时间带来的仁慈。

就如同《人生海海》这本书的书名一样。读者在阅读小说的开头时不能理解为何意，读到小说的结尾时才豁然开朗。作家解释说：“这是一句闽南话，是形容人生复杂多变但又不止这个意思，它的意思像大海一样宽广，但总的说是教人好好活而不是去死的意思。”^[1]就像小说中叙述者“我”的前妻所言的：“记住，人生海海，敢死不叫勇气，活着才需要勇气。”^[2]

二、“上校”其人

“上校”小说中是一个关键词，麦家笔下的“上校”是绝对的传奇人物。他一身有很多让人无法想象和理解的故事，又有很多让人无法接受的“完美”和争议。

“蒋正南”是小说主人公“上校”的原名，在全书中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在“上校”的批斗会中，第二次是在公安局贴的公告上。叙述者“我”的父亲叫他“上校”，还会下狠手打那些叫上校太监的人；村子里的人一边批斗“上校”，一边尊重他，一边在遇到问题时向他请教。我的爷爷经常当面叫他“上校”，但背地里叫他太监。他经常对父亲说：“再好也是太监，裤裆里少家伙。”^[3]；只有调皮的小孩子偶尔当面喊他太监；但老保长想法与别人不同，他则认为：“裤裆里的家伙比枪杆子还要硬。”^[4]。“上校”的形象具备所有优秀男性应有的特质，他有高大健美的身材、高超的业务能力、传奇的

经历。“上校”成了太监是因为他在战场上负伤，但老保长却讲是因为“上校”犯了军法，自宫以保命；在老保长讲述的故事里，“上校”的那个家伙跟任何人不一样，因为在战场受过伤，下体缝好补过之后，使得他的生殖器体量增大，反而成为他的优势“头子上像开过花，破掉过，然后被缝好，补过。然后这东西就变了，怪了，跟石头核桃壳似的糙，而且大。……总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他比。”^[5]，这样“上校”获得了超强的性能力，但这项超强的性能力导致他被敌方与他有染的女人刻下他一生的隐秘耻辱。这一隐秘耻辱是故事重要线索，不断推动小说的发展进程。

“上校”的所有故事都是通过叙述者“我”来展开的，除了“上校”年轻时候的经历外，“我”几乎都是完全在场的，“我”通过爷爷、父亲、老保长等一批乡亲的讲述，一点点还原了“上校”的生命历程，全方位地梳理出了主人公的成长历史，展现了“上校”波澜壮阔的一生。“上校”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回到老家生活，可是他不娶妻，不种地，只是和老母过日子，在家里看报纸，嗑瓜子，可日子过得比谁家都舒坦。这些引起了村里人的质疑和猜测，有时人们非常不礼貌的用“太监”称呼他，有人说是因为他睡了师长女人被逼自宫，还有人说是因为被日本鬼子的大刀刺中裆部。“上校”因为这些诽谤，而获得了“太监”这一个称号。

人们在回顾“上校”的结局时，会想起鲁迅说过的那句话：“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那么，“上校”算不算得上一位猛士？“上校”毫无疑问是一位英雄。他曾在战场上智勇杀敌，后来无师自通成为军医救人无数，为获取情报去做了川岛芳子

的“玩物”，也为了守护一个女孩的名声而甘愿背负骂名……这样的经历，让上校的人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后半生的悲剧的根源，是因为身上被纹了侮辱文字，这成为了“上校”一生都过不去的坎。那是他心底扎得最深最毒的一根刺，是他一生都无法原谅，无法面对的事。他做任何事都是认真的、要强的，他是追求完美的。做木工是追求完美的，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学会做滴水不漏的木盆。学医是追求完美的，所以在疗伤几个月里就能无师自通，成为救人无数的“金一刀”。

这部小说从这里诱发出一个“定义”：关于热爱。

我们不能说一个一直活着的人叫热爱生活，我们也不能讲一个离去的人叫不热爱生活。这里面的微妙其实就在于我们如何理解“热爱”二字。这个概念太过抽象，小说的“上校”，在暗示着一个什么样的“热爱”。人们说，放过自己，原谅自己，人生才能释怀。可是，当生命无法承受，我们也只能欺骗自己，去选择逃避。其实，麦家这里想表达的可能更深远，几乎是人们共同的追求和选择。

三、“上校”其事

“上校”身上充满谜团，全部故事都是从这些谜团开始缓缓展开的。民国四年，十七岁的“上校”投身行伍，此后半辈子都在前线战争上，差不多活了一个世纪的“上校”参加了20世纪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重大战争和革命。他首先参加了国军，然后参加了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抗美援朝和“文化大革命”。这些历史事件在他的身体和心理上留下的痕迹构成了整个故事的叙事力量。他多次参加战争，

入伍不久就凭借着高水平的外科技术救过解放军的高官。不仅如此，他还主动深入朝鲜前线战场救过无数的士兵，他是为国家做出卓越贡献的英雄。这段特殊时期的故事是整个小说最优美的一段，这里的“上校”表现出的形象和能力，和读者熟悉的《解密》中的容金真、李宁玉与《风声》中的其他人物有相似之处，都是神秘而强大的人物。这些故事是老保长讲的，读者通过了他详细地讲述，仿佛回到了上海滩的抗战岁月。民国二十九年，“上校”他救了一个年轻漂亮的间谍和他七个月大的儿子的命。间谍们发现“上校”既聪明又能干，于是安排他躲在上海。后来，为了收集情报，他与“女鬼佬”混在一起，被“女鬼佬”刻“不与中国人睡觉”的字在肚子和私处上。最后，女汉奸试图阻止“上校”泄露情报，实施了一项毒计。“太监肚皮上本是被那些女鬼佬绣过字的，上面是一行大字，下面是一个箭头，箭头两边正好有个空心，她就在空心处添上自己名字，拍好照，照片锁在保险柜里。照片是证据，他们相好过，你太监×她又杀她，外人多半会想这是情场上的屁事，不会是国家大事。”^[6] 1932年，“上校”被汪精卫的军队俘虏。他曾在湖州长兴山的一个战俘营短暂工作过，后来被卖给了川岛芳子。川岛芳子把他的名字刺在“上校”的肚子上。1946年日本投降后，他被判强奸罪，并被关押在北京陆军监狱。后来被军统女特务任命为国民党神医，因肚皮上的字他被捕后立即逃跑，法官称他曾做过“女鬼佬”和女汉奸的“床上走狗”。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上校”无法为自己辩护，只是为了保守自己的内心秘密。同时，“上校”的生活也有光明的一面，他当特工杀敌是为了报效国家。

他当医生期间，他以高超的手术技巧和无私的奉献精神，救治了很多国共高官和普通军人，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因为他救了有权势的人，权贵就拿了一盒金子来报答他，他带了一盒金子回家，孝敬他母亲。因为他家里没有妻子，没有孩子，母亲也不要这盒金子，所以他“请金匠打造了一副手术工具：剪子、镊子、切刀、尖刀、挑刀、长针、短刺等，一应俱全，亮出来，排满一张桌面。”^[7] 这样“上校”运用这套工具让无数的人死里逃生。那时没有人叫他“上校”，因为部队里有很多上校，不能代表他。当时人们称之为“金一刀”，即金子的意思，但也是无敌的意思。别人的刀是用来杀人的，但他的刀是用来拯救生命的。1967年，他被红卫兵逮捕、审问、逃跑、再次逮捕，最终在1969年被公开定罪时发疯，2014年是“上校”去世的时间。

麦家笔下的“上校”其事，是他作品最为精彩的一段叙述，通过对“上校”的描写，突出地勾画出了人生命运与时代命运的“画面”。他的“上校”视角是独特的，也是麦家的独行“专长”。从故事情节上来说，是精彩的、吸引读者的，还是具有碟片“气质”的。

四、以“我”为视角

《人生海海》中，作者以第一人称“我”为叙事视角。

通常的长篇小说，用“我”第一人称展开，是最不常见的写作手法，也是比较难以发挥的视角。在麦家手下，“我”变得非常灵动、活跃，甚至成了多个人物存在和视角的“好工具”。“我”是一个讲述上校传奇和“我”精

神成长的年轻人。“我”用孩子气的眼光看整个村子，看村里的人，看村外的世界。上校为什么躲在废墟中的双家村？上校为什么叫太监？上校的肚子上的字怎么说？上校在哪里？上校怎么了？这不仅是我的疑虑，也是读者的疑虑。第一人称的运用使小说的叙事话语成为一种内聚焦叙述。“我”不仅是主人公人生兴衰的见证人，也是主人公晚年生活的重要参与者，对其如同父亲一样赡养。在小说中，我具有叙述者和参与者的双重身份。为了更生动地描绘上校的传奇故事，故事文本不仅借用了主要叙述者“我”，而且还出现诸多位次叙述者，共同勾勒出上校跌宕起伏的人生命运。

用“我”是这部小说最易发挥的表达形式。大家知道，麦家的童年是不幸的，他的童年有很多刻骨铭心的“话”要述说。真好是麦家写作自信的源头。

《人生海海》中，叙述者“我”是麦家的化身，引导读者追寻上校的命运。童年的“我”充满了对上校的好奇心，对上校命运的揭秘过程“我”的成长过程。小说由“我”之口讲述上校的经历，如“上校”经历抗战、内战以及朝鲜战争最后回归家乡。作者用众多人物来描述这位英雄。这种方式的优点是通过许多角色的不同观点和身份，陈述主人公，通过爷爷、老保长、小瞎子、林阿姨、父亲等人，根据自己的个人经历和亲眼所见的感受，陆续登上舞台来给“我”与读者讲“上校”的人生故事并揭示出他真正的秘密。同时，这些人物具有鲜明个性特点，这些个性特点的叙事积极丰富了小说文本。正如莫言所说：“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如上校、祖父、父亲、老保长、小瞎子，每个

人都有自己的声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什么人说什么话，情理自洽。”^[8]

五、叙述结构

小说的叙述结构主要由三部分构成。

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在三个部分，是通过“我”的叙述，“我”成为“蒋正南”命运的见证者、参与者和叙述者。

“我”从少年开始，就在不断地接近与窥视“上校”。作者不仅立足于独特的叙事视角，还通过不同的人物引导读者，一步一步地发现真相，完成了充满艰辛和传奇的“上校”生活。小说的第一部分，即从一章到九章，是由爷爷来讲述的，在叙述者眼中，爷爷和一般老人不一样，因为爷爷消息灵通，是一位民间思想家和哲学家。祖父概述了“上校”的个人背景，如他的出生、作为木匠的经验、外号等，并为后来的情节奠定了基础。

第二部分，从第十章到第十六章，重点介绍了“上校”在抗日战争和内战中的经历。在这两个时期，老保长部分参与了“上校”的生活经历，因此他可以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但他也是故事的倾听者，例如他听到妓女谈论“上校”异于常人的性器官。在他的故事中，“上校”展现了英雄和传奇的一面。小说的第三部分即从十七章到二十章，故事空间发生移位，作家把空间代替时间。

第三部分主要是叙述者“我”讲述他一段在西班牙的漂泊生活。多年后，当我回国的时候，我又看到了“上校”，他的表情完全不同。他的脸是红色的，眼睛是明亮的，有着明亮的白发，十足一个鹤发童颜的洋娃娃。“我”怀疑他是否改变了皮肤，他完全是婴儿的感觉。

林阿姨（上校的妻子）向“我”讲述过她与“上校”在抗美援朝时期和文革时期的经历，因为之前的误会，林阿姨花费了余下的一生照顾“上校”。她用纹身技术抹去了“上校”身上最痛苦的耻辱，并在上面纹了一幅画，画上有一棵树，垂着四盏灯笼。“上校”去世后，林阿姨选择追随“上校”离去，“阿姨姑妈睡在床上，但样子有些异常，换了衣服：一套新的黑色西装，和“上校”穿的寿衣一模一样；床头柜上有一张纸，右边有一对金戒指”。“这一切都是有预谋的，作为一名麻醉师，阿姨以最专业的方式结束了她的生命，并追随爱人而去。她不能选择和上校同时生，却可以选择同时死。她选择和上校同时死，是为了来生与他同时生吗？”^[9] 随着一个悲伤而美丽的爱情故事的诞生，这位已经生活了将近一个世纪的老人最终消失了。

《人生海海》一文，在双层叙事结构中，通过叙述者“我”的成长历程、海外经历、所见所闻、以及与许多叙述者的交流展开故事，展现了“上校”坎坷曲折的生活。这使读者对“上校”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小说的分层叙事丰富了故事的叙事结构，增强了情节的吸引力，使读者获得了一种不同于传统小说的独特阅读体验。我们不能说一个一直活着的人叫热爱生活，我们也不能讲一个离去的人叫不热爱生活。讲了这么多，这里面的微妙其实就在于我们如何理解“热爱”二字。这个概念太过抽象，想来想去，想到了尼采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先说第一个不好的地方吧，这本书里无关紧要的描述和情节太多了，对主旨的凸显并不能起到明显的帮助。这部小说，

我看了将近6个小时，感觉就像登山登了6个小时，走了好些岔道，也拜了一些小庙小神，好容易登上山顶，反而发现那风景也是平平了。对这一点，我个人揣测是，麦家先生身上还是有商业作家的影儿的，他的作品总还是要改编成影视剧之类的，所以环境表述得细致，情节得曲折，要是能有反转和出人意料那就更好了。从阅读体验上讲，读者确实会有一种急于想要知道故事情节走向的紧迫感，读完后回味细品整个故事，却发现有些情节可有可无，故事的核心也变得有些模糊和苍白了。

如果说人生海海的意思只是“教人好好活，不去死”的话，那我觉的书名叫这个是可以的。咱们看看书里的人物，那个不是被生活蹂躏了个遍，最后还得吊着一口气不愿意离去？书里最重要的主角上校，最后疯了，疯了之后还好好地活了几十年，活了近百岁。用上校的爱人林阿姨的话讲，那叫：他可真能活啊。就算是最后到了弥留之际，也是足足一口气撑了4天才撒手。还有林阿姨，好端端的一个姑娘，给上校的老娘养老送终完，又陪着上校这个老小孩几十年。虽然是照顾心爱的人觉得踏实，安心，但用林阿姨自己的话说，总归是“怀念他以前的笑声”。

有的时候命运的决定权像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有时又感觉捏在不知道什么人和时间的手里，这种无常和诡谲，任谁都怕，所以更离不开热爱和勇气。其实艺术啊，绕来绕去绕不开生活，而生活绕来绕去绕不过热爱和勇气。这话题不新鲜，但确实是人生的终极命题。这命题不好解，但一旦解好了，那就是旷世佳作。很可惜，这部作品我觉得解了一半。人生的复杂多变，命运的强势无常在这部作品中，通过主线和副线的人物故事被展现的

淋漓尽致。任何一个阅读这部作品的人，我们想都会怅然若失地感叹一句：这命运怎么这么会捉弄人呢？但这部书里所有的人，总归是少了那么点“热爱”和“勇气”的。人生海海如果只是“好好活着不去死”，那便只能算是凑活着活，算不得热爱着活。

结语

“生活不是你活过的样子，而是你记住的样子”，这是麦家著名的一句话，如果研究《人生海海》的话，似乎这句话就像一根主线。

关上阅读完毕的书，我们在想：一件童年小事在年幼的麦家脑中萌芽，生长，最终长出了“上校”这样一位传奇的英雄人物形象。叙述者“我”是麦家的化身，

小说通过“我”的成长经历带领读者解密“上校”的身世，追寻“上校”的命运。除此之外，作者还运用了爷爷、父亲、老保长、小瞎子、林阿姨等人物视角讲述“上校”的经历，在双层叙事结构中多角度、全方位展示了上校传奇的一生。在人生的这片大海里，我们起落浮沉，在复杂多变的人生中我们历经艰辛，不断抉择，追寻生命的真谛。正如书中所传达的一样，人生海海，敢死不是勇气，好好活着才需要无尽勇气。

我想起麦家《人生海海》创作的一段格言，大概这样说：人要学会放下，放下是一种饶人的善良，也是饶过自己的智；智者可以从过去摸到未来的痕迹；生活不是你活过的样子，而是你记住的样子；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了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幸福是养自己的心，不是养人家的眼。

注释：

-
- [1] 麦家，《人生海海》[M].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306页。
 [2] 同注[1]，第310页。
 [3] 同注[1]，第10页。
 [4] 同注[1]，第15页。
 [5] 同注[1]，第168页。
 [6] 同注[1]，第205页。
 [7] 同注[1]，第42页。
 [8] 莫言《抖搂家底的麦家》《读书》2019年(08)第105-107页。
 [9] 同上，第344页。

参考文献：

-
- (1) 程德培，“解密”的另一种途径——读麦家长篇《人生海海》[J]. 上海文化，2019(07):4-9。
 (2) 刘阳扬，“解密”心灵的方式——读麦家《人生海海》[J].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04):66-71。
 (3) 陈培浩，“转型”或是“回望”——读麦家新作《人生海海》[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10):133-151。

- (4) 季进,《人生海海》:麦家的华丽转身[N].中华读书报,2019-11-27(007)。
- (5) 陈培浩.“转型”或是“回望”——读麦家新作《人生海海》[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10):133-151。
- (6) 徐刚,潮起潮落,看这滂沱的人生——读麦家《人生海海》[J].南方文坛,2019(05):91-94。
- (7) 陈姮铷,从绰号看《人生海海》的反叛与回归[J].汉字文化,2021(10):151-152。
- (8) 袁恒雷,历经生死的心灵叩问——论麦家长篇小说《人生海海》[J].南腔北调,2019(11):71-84。
- (9) 韩松刚,命运的召唤,或回忆的诱惑——评麦家长篇小说《人生海海》[J].当代文坛,2020(02):145-150。
- (10) 袁香,权力·话语·身体——省思《人生海海》的个体生存困境[J].阴山学刊,2020,33(06):21-25。
- (11) 杜峪纾,人格屹立的背后——谈谈《人生海海》[J].青年文学家,2020(11):30。
- (12) 钱虹宇,人与命运之间的和解——评麦家的《人生海海》[J].东吴学术,2020(01):104-108。
- (13) 王振,叙事的新维度与还乡哲学——评麦家长篇小说《人生海海》[J].扬子江文学评论,2021(02):54-59。

(作者单位:埃及明亚大学语言学院)